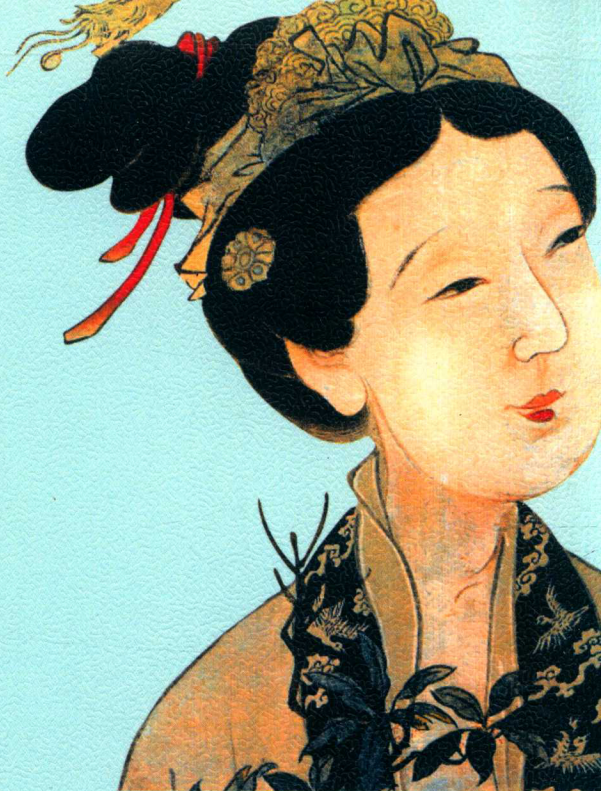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美， 这奇特的理念

Cette étrange idée
du beau

François Jullien

〔法〕朱利安 著

高枫枫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美， 这奇特的理念

〔法〕朱利安 著

高枫枫 译

Cette étrange idée
du beau

François Jullien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3-885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,这奇特的理念/(法)朱利安(Jullien)著;高枫枫译.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.9

(海外中国哲学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7348-7

I. ①美… II. ①朱…②高… III. ①美学—研究 IV. ①B8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0309号

Cette étrange idée du beau, by François Jullien

©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, 2010.

书 名	美,这奇特的理念 MEI, ZHE QITE DE LINIAN
著作责任者	[法]朱利安 著 高枫枫 译
责任编辑	王晨玉 田 炜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7348-7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网 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@北京大学出版社
电子信箱	pkuwsz@126.com
电 话	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
印 刷 者	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者	新华书店
	965毫米×1300毫米 16开本 9.5印张 125千字
	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0.0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序

没有什么比我们对美的阿谀奉承更令人怀疑的了。

我担心,它所助长的闲言碎语一下子就阻断了所有诘问的声音。即便不是如此,它也只限于不断纠缠于美的定义,而从未提出这个先决性的问题:在业已成为一种霸权,甚至提升到绝对地位的“美”的名义下,它是否与感知客体的价值化被孤立出来有关?提出一个如是的(美的)“客体”是否太过仓促?而且它难道没有首先回应我们形而上学的要求?在欧洲文化中,除非我们对于包含着美的那些先入之见加以质询,否则美在神坛之上的地位便未曾有些许减少。而现代主义对美的反抗,也并未更多地对这些先入之见加以阐明。

既然“美”不能被理所当然地接受,我们又如何对其遥相诘问,以撼动如此多的清规戒律?

在我们的古典理性时期,人们试图毫不费力地让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他另一个**他者的自我**(*alter ego*)来对话。也许这是幼稚的。因为,他们要以什么语言来对话,才能不过早阻断在一方或者另一方所处之地的交流?他们认为语言是透明和中立的,却没有感悟到,正是在它们的皱褶处,我们开始思考。

所以我们必须加以协调,来安排一个他们可以面对面的(*vis-à-vis*)情境;并且,与其企图从正面解构一个概念,不如绕过四周,通过持续的迂回和接连的反复来加以突破,以便透过敞开的间距(*l'écart ouvert*),令我们未思的基底,逐渐显露出来。

因为经由中国并不是为了满足对异国情调的某种追求,而是,透过后退,来触及根本性的问题。或者,毋宁说,来使得没有被认清的问题浮出水面:“美”才开始从它的老生常谈中破茧而出;并且,甚或被发掘出一种令人着迷的奇特之处。

在此,我也想生发出另一个对话:不再是跟中国,而是与当代艺术。所有这些都还未被提及吗?至少,这里已给出那些被放置在基石上的首要元素。因为是艺术家,而不是哲学家,作为最前沿的探索者,或者说,作为思想的先锋。哲学,正如我们所知,总是要晚些到来。

朱利安

目 录

序/1

一 美的、美/1

二 来自美:哲学的习题/3

三 一个不可能定义的轨迹/6

四 观察:中国不存在美的霸权/11

五 失去美,我们将如何? /15

六 美,形而上学的支轴/20

七 分离—中介:美栖息于高处的所在/25

八 或通过有形的事物来“传神”/31

九 美自形而来/38

十 或描绘转化/45

十一 多样形态或变化过程/50

十二 质/价/57

十三 相似/内韵/64

十四 临在/孕含/71

十五 裸体的或美的/76

十六 “一个事物的美的再现”/84

十七 “这真美”——除了“判断”我还能做什么? /92

十八 是否关乎快感? /100

十九 美的民主/106

二十 美的惊惧/113

二十一 美之死/119

二十二 美之崇拜/127

二十三 走出美? /136

二十四 还美以其奇特性/141

译后记/146

一 美的、美

故而,让我们从最近处,从语言的根基,从那些激发思想的语言资源中重新出发。当我们从形容词的美过渡到名词的美,会是怎样的情形?“美的”(形容词)属于广义的范畴,它使我们在这些可能性之间转变。一方面,它具有限制性,用于表达来自听觉和视觉的,使得人们得到快感的知觉;另一方面,它不设边界,也无甄选,表达一种更具普遍性的、非分散的,来自赞赏或者满足的知觉:它是适当的、实现了的和完成了的。在语言上,作为形容词的美既可以表达一位“美女”(une belle femme),也可以表达“赚了一次大钱”(un beau coup),“一幅好身体”(une belle santé),“一件无足轻重的事”(la belle affaire)的意思……美丽的事物无足轻重(*Bella cosa far niente*),而这行动(coup)或这事物(affaire)却并非“美的”。相反,当我们转入名词,美的含义孤立并成为唯一:美是那些美的事物的本然(*le propre*)。它将冠词凸显出来,适用范围的扩展被单一化,并折返到我们称为“美学”的意义之中。一张面孔的美,一片风景的美,一幅画作的美。*

在希腊语中已然如此,然而难道还会有其他结果吗?荷马写到,美的身体(*Kalos to soma*),而我们也其中读到“良港”(kalos limen,直译“美的港口”),它是指一个处于很好地点的港口,或者“顺风”(kalos anemos,直译“美的风”),是指一阵有利的风势。尤利西斯长期漂泊,

* 译者注:这里的“美”皆为没有冠词的“beauté”。

正是祈求这上述两者以便能够顺利归来。人们在这里所说的“美”,充当着一种资源,并提供着一种用途。它适应于形势,我们可以从中加以利用,而不是按照听觉或视觉的含义,以其本身固有的和非应用性的目的,从事物的功用性中被分离出来。如果没有岸边的努希奇亚(Nausicaa),或者美人鱼的歌声在音乐中将美予以提升,它可能就是风,在船帆中鼓动,或者存在于风景之中。相反地,名词的“美”(le beau / to kalon)专指那些脱离功用目的,摆脱依附并具有一种特殊资质的,有关精神和肉体上的美。实体的名词,精确地,实体化(本体化)。在所有与其相应的语义学的范畴内,它挑选并只接受那些纯粹的和确定的快感作为客体。美已经被视为人类本然固有的憧憬和追求——我们由此启程……

美在其他语言中又是怎样的情形?我们是否了解另一个语义学上的选择,它只依靠词法运作便得以完成?让我们用中文来审视美。当今,我们翻译为“美”的中文表达同样摇摆在两者之间:一方面,它具有开放的含义,即所有经验层面可感受得到的完美和满足,这是一种能量充沛的“美”,或甚而是“里仁为美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。在另一方面,孔子宣称,吴乐和韶乐“尽美矣”(子谓“韶”,尽美矣,又尽善也),一个“尽善也”,另一个则没有(谓“武”,尽美矣,未尽善也);或者他所说的“美目”(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),黑白清晰而分明。然而这就是中文。对它而言,形容词和名词之间没有词法上的差异;它不表达作为一个概念和特性的“美”(或者美的事物),不抽离出“美”的纯粹美学的含义,从而使得思想能够接下来对其进行本体化。只是通过从西方的引进,在19世纪末的中国,如同日本一样,才将我们在18世纪的欧洲所称的“esthétique”——“callistique”翻译为“美学”(étude du beau,对于美的研究)。

美在此所带来的,已然具有决定性的,是什么?

二 来自美:哲学的习题

归根结底,如果没有精确地发掘这个由希腊语所获得的资源,没有学着从(作为形容词的)美丽的事物到达(作为名词的)美之所以为美,柏拉图用什么来建构哲学?正如在进入哲学的门口,这个苏格拉底的对话者,在其关于美(《大西庇亚篇》[*l'Hippias majeur*])的对话中,还迟迟没有体会到这一差别,而只是刚刚跨过门槛而已。对于初学者的哲学习题是:我不问你什么是“美的”,而是什么是“美”(*ti esti to kalon*)。学习从形容词过渡到名词,换言之,从品质到本质,从具体到抽象,从个别到普遍:不再指认,而是定义。我们会相信简单的解读,然而这里跨越的一步是决定性的,或者更确切地说,一切都由此源源而来——对于它,我们不再能够复返,原路折回不再可能:如果事物被判断为美的,则它存在着使其为美的“美”。在名词的“美”中,美不再依附于任何其他,而是回复到成为其本质的实体中;它对于其在事物中无穷分散予以终止,以便在主体中加以确认。美由此不再是一个“原初之美”(*une belle vierge*:一匹骏马、一只美丽的琴鸟、一罐美味的马麦酱……),在自动(*auto*)加入所有与其自身分离的多样性的同时,美是“在己”(*en-soi*),是其特性的独一无二的因源。从美的到美:(欧洲的)哲学产生于这一附加冠词,在这一移位中得以推进。

将“美”从“美的”中抽离而出而引发的大变动,使得思想从此不再好似蜜蜂采蜜般,从一种情形游移向另一种情形,平齐于事物表面,沿着不断发现来拼出这个世界,并自我满足于这样一个个的清点——也

就是说,抛弃所有这些旁枝末节。思想从此自我构建,并且首先从定义开始——柏拉图决意如是:致力于评价的统一,以走出令人气馁的琐碎情况,并且予以概念至高无上的突出地位。于是乎,所有现实主义的质朴,指出进入眼帘之事物的现象主义,都被予以超越。苏格拉底对此却不以为然:任由“美”同化于任何一种物质,它会因为我们在众多不同的客体中认出那个相同的物质而还是那个“美”自身吗?这真的不太过荒谬吗?不能作为事物,或者大理石,美因而将是概念。在雅典娜的雕像中,我们评估大理石在这样的地方比象牙更美,“因为它被用得恰如其分”。这不再是太明确地局限于一个给定材质,而是在一个原则中寻找美。这个原则自在地穿越各种繁复冗杂的不同。“适合的”(to prepon):这个要点难道不正是美的定义吗?

然而,如此具有征服力的,蒸蒸日上的哲学却遭遇了首个挫败:正如思想迷失在当我们从事物到事物,通过同化来识别美之时,此时它再一次失去方向,令我们徘徊在从原则到原则之中。我们难道没有同样遭遇从美中获得的一切被减弱的惩罚,从而令美再一次逃离?(还是在《大西庇亚篇》中)继续这个追寻美的练习:因为它更“适合”(convient)于功用,所以一个木质调羹比一个金质的更美吗?然而,我们深信的“适合”是否只是表象的?于是我们以“实用”(l'utile/chresimon)修正“适合”,来更好地实现目的的实效性。然而实用难道不具有以获利为目标而背离益处的风险吗?于是我们再以“有利”(l'avantageux/oophelimon)来修正“实用”;然而对有利而言,如果产生益处,也将与益处分离,等等。

如果说柏拉图提出“美”(le beau)的这些辩证习题值得一再地加以复习的话,那是因为它会令我们很好地估量在怎样的难度中,一旦提出“美”,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。如同通过一个概念来定义美的抽象之路,此一宣告庄严之路的概念也许不再是,或者至少很快不再是,我们所期待的出路。那么为何迟迟不重返我们所说的共同感知,以

及语言最初延展的载体:正如,在论述的最后,苏格拉底所提出的,美是“由听觉和视觉引起的快感”?然而将美如是限定于感知之中,我们还能再表达道德之美吗?而且首先为什么是在我们的两个感官,听觉和视觉,而非其他知觉中,保留感知的乐趣?既非纯粹来自唯一,也非来自五个。美,在难以觉察地隶属于两个感知的同时,又分属于两者中的每一个。共同的本质再一次消失不见。在这进程的开端,通过唯一的事实,即它是最“单纯”和最美好的,来定义这个视觉和听觉的快感,以期将它与其他感知相分离。这只是处于开始阶段的第一步,将美从愉悦中分辨出来,并使得我们将为其定义的特征更具价值,而之后当然还要将其从“公正”中加以辨别。探索,如此通往它的终点,而事实上,只是引发了开始。

三 一个不可能定义的轨迹

然而即便是为了最终确认这探索无法完成,我们还是从它的一边移往另一边。从这一探索出发,在它的航迹上,柏拉图已经永远地标示出那个生发而成的“美的问题”(la question du beau)。在《大西庇亚篇》中,这一问题造就了基底,我们从此受束,无法走出。我们能与之决裂吗?能终有一天从其束缚中解脱而出吗?它的阴影覆盖直至何处?回答多变,问题如故。从语言中抽离,剩下这个**概念的效果**(*effet de concept*):美。假使不能定义何为美,我们至少承认它“存有”(est),“相信”(croyons)它存在。如果我来复习这些对于初学者的哲学习题,那是因为正是时候来从外部评估它在多大程度上训练了我们。

难道没有注意到,当苏格拉底想要我们学着将自己提升到观念的高度时,他总是(在“崇高”“良善”和“正义”之前)从美开始(柏拉图)?在事物面向的多样性“之内”(sous),首先是“美”,被引向“放置”(poser)。更确切地说,引向“放置于之上”(sup-poser)(*hypothesthai* 为使用动词,也是 *l'hypothèse* 的动词形式,《斐多篇》,100b)。“善”,将被提升到唯一和至高的地位,然而却需要**通过美**(*par ce beau*)来开始哲学教育:让它从复数过渡到单数,从“美的声音”(des belles voix)和“美的颜色”(des belles couleurs)过渡到美自身的唯一性(《理想国》一书的核心,476b-d)。再者,正是从美出发——在从形容词到(中性的)名称的过渡中——开始了我们朝向完美之路的苦行:当我们只辨识美的事物,而不是美作为如此**自在**(*auto*)的存在,我们活在“梦”中(en

songe)。摆脱美的束缚,进入真正的生活,我们在“理念”(idée)中觉醒。

于是我们必然需要踏入其中,需要从这确认之地、从这自从问题诞生就在使用的首要文本(《大西庇亚篇》)重新出发:尽管所有的悖谬紧随其来,*ti*,这个“某事物”,这个“美”,在此最终得以确立。至少在原则上,它同时是可分离的和可识别的,故而是可以作为论证客体的。我们能够言说的“相关”(au sujet de)题目(*peri toû kaloû*,已知的题目)既暗示着差别,同时为了加以领会,也可被掌握。即使意味着这一话语并不能予以完成,它也在不断推进。*De pulchro*,即拉丁文所说的一致性(虽然只是中性,没有冠词)。即使我们不再将美视为一个具有形而上地位的概念,美却并未些许减少它从语言获得的这一成果,并为柏拉图隐藏起巨大的先入之见,天才般地予以阐释:存在一个“通过它”美之所以为美的“所在”(ce par quoi),换言之,它是美的一个本质,在**逻各斯**(*logos*)中被如此赋予,即便我们所有到达它的努力还是徒劳。正如柏拉图所言,所“假定的”(supposé),从此已经足够。的确,亚里士多德不再相信与知觉分离的理念,然而却丝毫也没有减少视其为更少被证实的,甚至是毋庸置疑的。也就是说,我们甚至想着不去考虑有效性,而这个有效性是美的某个本然存有或者“本质”(quiddité),并与善拥有着相同之名,也就是说,排在本质的首列之中:一个“关于自己的在己”(en-soi-quant-à-soi / *kath'hauto*)。它只由自身加以确认,同时充当原因与原则,并如是必然地导向认知(形而上学,*Zeta*, 6)。

我们接着才有美,正如斯多葛派所做的那样,将这个概念再次展开;在不同的种类间,我们将美加以区分:在宇宙的美之间,产生形状的、大小的、顺序的、变化的或者颜色的美,正如我们从“论神性”^①中读到对美的赞颂。此外,还有我们所强调的比例恰当或“匀称”的人类躯

① 西塞罗(Cicéron):《论神性》(*De natura derum*), II, 98。

体之美。美的问题,从此,如同斯芬克斯般,静静地等待着答案。其自身承载着所有体系的印记:斯多葛派将美设想为各部分之间相互适应的关系,提出在世界的每一部分中的整体碎片化的主要观点。在逻辑上与普罗提诺(Plotin)的理论形成对照:在此情形下,一个、单一体、非组合,就不能是美吗?不如告诉我,什么是你对于美的定义,我就会告诉你,什么是你所属的哲学体系。接下来,这些不同的划分,最多样的、无法令人理清的理论,纵横交错。总要重新回到柏拉图(《大西庇亚篇》),定义的列表在不断延长。此外还有18世纪,翻开《论美》(*Traité du beau*),狄德罗并未不屑于此时轮到他来对美加以审读:美,作为(英国人的)内在含义,或作为多样性错综交杂的均衡,或对几何学的精度最大限度的背离,或对于精准的适应……狄德罗加入自己的回答,正如每一次他都企图囊括所有在内:以一个或其他视角,美难道不是必然地(本质地)体现为“关系”吗?

我们于是要问:在对美提出问题的轨迹上,在追寻答案的激情里,欧洲是否已在前进?艺术无尽地变化,其革命性接连发生,然而美呢?“美”,能是富有创造性的吗?统合—形状—颜色—关系—部分/整体—契合—最大化—终结,等:我们可以移动这些参数中的这个或那个,突出这个或者那个,然而却没有就此走出这个为柏拉图初始化的、被限定的、被定义的区域。狄德罗开篇即重申:“所有人都将美理性化”,然而如果我们追问什么是它确切的定义或者它的真实概念,“一些人承认自己的无知,另一些人则落入怀疑论中”^①。在这点上,“美”确实是令西方纠结难安的那类问题(这样的问题还有“le temps, 时间”):从此强加于精神,为语言所承载,被判断为“必要”,却并没有出路;并且这个谜,又一次地,早早就陷入陈规的泥沼。怀疑在这里产生(或者这已经是一个如此开始的遗憾?):与其落入柏拉图哲学的陷阱,

^① 狄德罗(Diderot):《论美》(*Traité du beau*),开篇。

难道我们不更需要不设定“美”，而是跟着诡辩派哲人希比亚斯(Hippias)，满足于命名“美”，用手指出落入这个或那个意义之中的，我们听到的或者看到的所有，那些我们迸发出欢呼的快感之处？是否必须要**思考**(*penser*)“美”？

声称拥有结束语的黑格尔，在此问题上，又一次地，比其他人说得更多吗？在美的定义的轨迹上，我们是否还能更进一步？依据如今丧失的，与美相关的一致性，年轻的奥古斯丁(Augustin)已提出，为其身所适即为美(*ce qui convient par soi-même/quod per se ipsum deceret*)：不同于通过调整来适应的“合适”(optum)，美(*pulchrum*)，是一个客体与其必须成为的存有相一致，或者更是与其适合成为的，并可达至完美的存有相一致。^①然而，按照在两个层级的，对于双重一致性的相同要求，换言之，即在原则和理念中，在感性内部，对于那些在己与自身相符合(*qui est en soi-même conforme à soi*)的有效一致性的要求，黑格尔难道没有同样定义美，而与最大限度的浪漫主义对美难以形容的赞颂背道而驰吗？我们能否走出这些术语：也就是说，美是与概念相一致的现象表征，在外部得以实现，其客观性与内在一致，其自身一致于自身(*lui-même conforme à lui-même/angemessenheit zu dem sich selbst gemessen*)？^②我们在其中把握住美的这一环环相扣是感性的一致性步入为“概念”所特有的内在一致性；柏拉图，通过美的事物的特殊性达到美之普世性，然后开始通过适合性来定义美，从而有效地打开通路。一块天地得以开掘——这是一处富矿吗？——我们从此只能将其延伸开来。

黑格尔诘问到，然而在柏拉图哲学的这个抽象中，什么不再适合我们现代性的需求，什么将丧失殆尽？黑格尔本人从中加以命名的术语，

① 奥古斯丁(Augustin)：《书信》(*Lettres*)138,1,5,《忏悔录》(*Confessions*)，IV,15,24。

② 黑格尔(Hegel)：《美学讲演录》(*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*)，I, Suhrkamp, Taschenbuchn., 第205页。

即“具体”(concret),长期以来为欧洲所熟知,以弥补之姿,它最大范围地指称事物,并总是险些逃离出思想的柏拉图主义的“飞跃”(en-vol)^①。而经由中国是否也是另一种恢复这个“具体”的方式?不是为了放弃美,而是为了最终达到概念的“完满”(plein/voller Begriff)。如果好似从柏拉图开始便沉迷的那样,来定义美,最终只能空亏一簣。也许因为我们不曾懂得判别,一个如此的“理念”(idée)是从哪个理论偏见中得以产生;它又开掘出什么独特的资源。谁说加诸我们的美的问題,正是如此,无法避免?谁说它无所不在?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思想的丰富性,我认为,最好以恢复它的独特性作为开始。

^① 黑格尔(Hegel):《美学讲演录》(*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*),I, Suhrkamp, Taschenbuchn, 第35—40页。